

——来自英国国家肖像馆的“从莎士比亚到J.K.罗琳：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”，从2026年3月18日到7月13日在上海博物馆东馆陈列。在得知展品中有一幅王尔德的肖像照之后，作为一名王尔德爱好者与研究者，我在3月23日便和友人相约，兴冲冲地赶去看了。

这次展览堪称一部小型英国图像文学史，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家如威廉·莎士比亚、本·琼森，到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亚历山大·蒲柏、约翰·德莱顿，浪漫主义时期的乔治·戈登·拜伦、珀西·比希·雪莱，维多利亚时期的查尔斯·狄更斯、托马斯·哈代，现代主义时期的詹姆斯·乔伊斯、D.H.劳伦斯、T.S.艾略特，到当代文学的哈罗德·品特、石黑一雄等一些主要作家的肖像都来了。

这次展出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画像或照片不少，如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的作者刘易斯·卡罗尔，甚至配上了他给可爱的爱丽丝·利德尔，也就是书中的爱丽丝的灵感来源所拍的照片；《彼得兔的故事》的作者毕翠克斯·波特；《纳尼亚传奇》的作者C.S.刘易斯；《指环王》的作者J.R.R.托尔金；当然还有《哈

# 英国文学家肖像展中的王尔德照片

谈瀛洲

利·波特》的作者J.K.罗琳。很多还得到了配背景画的特殊待遇，比如卡罗尔的照片，就配上了爱丽丝和柴郡猫；波特的画像，就配上了彼得兔的大幅背景画。英国国家肖像馆把这些儿童文学作家的肖像拿来展出，也许是因为知道他们的作品，包括其衍生品如漫画、动画、电影、电视剧，在中国的受众极广，能吸引不少观众吧。

二 王尔德部分也可以算是一个儿童文学作者（尽管他说他的童话是写给“十八岁到八十岁之间的赤子之心未泯的人看的”）吧，他的童话在中国有很多的读者，我又曾翻译过他的童话。

英国国家肖像馆这次拿来展出的是王尔德的一张小幅肖像照片、一封亲笔信和一本1915年出版的《观剧者年鉴》，里面也刊登了一张他的小幅头像。它们被放在一个玻璃柜子里。和这次来的多数肖像画相比，这张肖像照的尺寸是很小的；它是美国摄影师拿破仑·萨洛尼(Napoleon Sarony, 1821—1896年)在1882年为去美国巡回演讲的王尔德所拍的一组照片之一。柜子前经常挤了几个

往事如烟，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总会有一些时光，因为对自己来说意义特别，所以会被时时拂拭，永远铭记。这是我读完王剑《九钟楼遗缘》后的感受。

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呢？我们生活在物质匮乏但理想饱满的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由于没有买房买车找工作的压力，在今天，已被网上年轻人称为幸福一代。体恤他们正遭受的压力，我不想说我们也吃过苦，其间的种种，你们未必都能承受。而更乐意承认，事实确实如此。现在，这种幸福感，因读完这部书，又被刷新了一遍。

和我一样，王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，但他的父母，因为努力勤勉，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做出了成绩，获得了承认。尤其他父亲王安坚，幼承庭训，一生好学不辍，并且是在不具备任何条件的情况下，依然勤学不辍那种。包括时常向袁淡如、单晓天等名家讨教，和颜文樑、刘海粟、赵冷月、钱君匋、任政、程十发等大师交往，由此积累起书、画、篆刻和工艺美术等多方面的修养，再点缀以人所忽略的生活情趣，从荷花弄草到用粉彩碗养雨花石，从为纳凉小板凳雕刻上南瓜藤，到用酒精灯为蒲扇烙上格言，再让孩子们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……硬是让一种眼见的，穿过弄堂烟火，浩荡行过城市的日常，为单调而单纯的那个时代驻景。

也是因为这种美贯穿留驻，他的父亲，因此显得神清气朗，虽衣着不异常人，而气质高雅，有那个年代少见的书生气洋溢。想到自己的父亲，也一辈子喜好传统文史，也诵读《古文观止》，抄唐诗宋词与《浮生六记》，身上

三 摄影家萨洛尼原籍加拿大，1836年来到美国纽约，做过石印工，后前往欧洲学习艺术。1866年，他在纽约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作室。他个头矮小，身高只有5英尺(相当于152厘米)。他自称拿破仑，因为拿破仑个子也很矮。他还留了拿破仑三世(拿破仑一世的侄子，1848—1851年间的法国总统，1852—1870年间的法国皇帝)一样的八字须和山羊胡。他建立起了这样一种工作模式，即他会请一位名人(通常是名演员)给他摆拍，一次性地付这位名人一笔费用，然后照片由他负责冲印和销售。当时的美国人喜欢买一些名人的照片放在家里欣赏或做装饰，因此他的生意很

不错。(我自己这几年也一直在书桌上放了一张王尔德头像照片的印刷品，还配了一个相框。细看照片下面有一行小字：奥斯卡·王尔德。版权：N.萨洛尼。还有萨洛尼的花体签名。他是个很注重版权的摄影师，还曾为了别人盗用他拍的王尔德照片和人打官司，一直打到最高法院，最后胜诉)萨洛尼特立独行，善于宣传，被很多艺术家引为同道，因此很快成为首屈一指的专给演艺界名人拍摄肖像照的摄影师。王尔德的经纪人把他

丙午春日，朋友甫获上好新茶便招饮。聊起张爱玲一恨海棠无香，二恨鲋鱼多刺，三恨“红楼”没完，称他自己亦有“三恨”，望我一听。

食有鱼。他说，一直以为带鱼的骨头是最好拆的。只消两排牙齿如小皮匠“起钉钳”般地咬上去，带鱼T字形的背丁自然就连排拔起，非常松爽，T骨之下、脊柱之上，就是整块无刺而腴美的鱼肉了。

上海人从小就这么习惯了。去菜场常可看到，刮鱼的尽根一刀拉去长长的背鳍，带鱼的T字形背丁就是这样形成的。

可这几年不行。忽然刮起了一股风，饭店或熟食店，每每吃它们的干煎带鱼时忽然找不到T字形背丁，“小皮匠起钉钳”忽然没了方向，非得一口深咬，连刺带肉地一起下嘴，然后再细细地肉刺分离，更多的时候，没了那根“横杠”，T丁没了头，就像缝衣针一样深埋肉中，奈何！

困难自然都能克服。但“老上海”差不多都要嘀咕：这，原来的“一口爽”哪去了？为啥？为啥非得把带鱼背剪得跟鳝背一样溜光？不免太“巴”了吧！粗粗一问，主事者回答：为了观感更漂亮！这都是谁的主意？知道老上海人怎么想吗？——画蛇添足，多此一举！此乃一恨，一恨带鱼背无丁。“二恨年糕变红鱼”，他说。曾请教海上名吃嘉禄兄，糖年糕一向以油煎的最好吃。现在怎么吃不到了？他笑答，多半变“鱼”游走了。换句话说，如今触目皆“鱼糕”，鱼形的糖年糕，红红的，寓意当然很好，“年年有余”，然而你不可能再将“鱼”切成薄片下火锅了——很不规则，凹进凸出，没法改刀。

你说，这不又“多此一举”！糖年糕原来有煎炸、蒸煮、炒制和烤制等多种吃

同样流淌着这种气息并传给了自己，我当然愿意承认，我们能得年轻一代羡慕是有道理的，尽管他们不一定基于这个角度。但缺少或不能有这样的识读角度，或许正是他们不能再感觉幸福的原因吧。

王安坚留给儿子与社会的遗产，当然主要在钟表收藏上。它不仅止于个人雅好，所谓小道怡情，事实上还延展到向大众普及文化、为专业博物馆提供支持等更广大的面上。

而站在今天的角度，我想说的是，他不长的人生，更值得发扬的意义或许在，由他和他

## 看一个普通人的审美日常

汪涌豪

那人构建起的饱满充实的业余生活，其实早为后来我辈常讨论的“日常生活审美化”着了先鞭。再看世界范围内，因为反思现代性带来的“令人作呕的匆忙”，闲暇早已已被赋予了更深湛的哲学含义。王安坚正是这种哲学的践行者和书写者，正如王剑书中所说：“生活中需要美，父亲并不放在嘴上，而习惯用他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，为家庭打扮装饰着美。”我想这正是宋伯胤、李俊杰等博物馆前辈与他倾心相交，周谷城、陈从周等饱学先生愿为他题词留言的原因吧。他那种虽受限于物质、环境，但也因此有此限制而越发显得难得

的坚持，为城市中清贫而劳瘁的人们，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精神救赎。它能使生活因此清新脱俗，焕生诗意。

我相信，王剑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，父亲

介绍了萨洛尼。当时的王尔德只有27岁，高大英俊，还没有中年发胖，长发飘飘，微带波浪(王尔德最著名的喜剧《名叫“真诚”很重要》中的塞西莉向阿尔杰农：“你的头发是天然卷曲的吗？”后者答道：“是的，别人只是帮了一点小忙。”)，华衣美服，咳珠唾玉，风度潇洒。萨洛尼一看到他，就觉得他是很好的摄影对象。在这之前，他给王尔德的朋友、著名法国女演员萨拉·贝尔纳尔拍过照，并付了她1500英

镑。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萨洛尼欣然同意付给王尔德同样的费用。

萨洛尼给王尔德拍的这些照片，奠定了我们心目中王尔德形象的基础。我们今天在多数印刷品中看到的王尔德形象，都来自他所拍的那组照片。

法，惟炸后外脆里糯，乃沪人最爱，而现为了“好看”或“彩影”而牺牲了口惠，岂不“得鱼忘筌”。

时近清明，朋友三恨青团烂如泥。想吃青团却每每为“软泥一摊”的青团纳闷——阁下注意了没有，哪怕是十年前的青团，还是亭亭玉立、有模有样的，不知何时，青团忽然“一摊、一摊”了，忽然贵妃一般地“侍儿扶起娇无力”了，只只必须紧裹，一旦打开就散架，就烂泥般“面瘫”。

又去询问主事者，答曰：以前的青团，之所以“挺括”，就是因为不用纯糯米，糯米粉与粳米粉按比例搭配。现在的工艺大变，抽去了粳米粉而只用“纯糯米”，纯则纯也，惜无骨子。不过，糯米可比粳米“高档”，不领情吗？

不领情。吃一只青团如同剥洋糖、剥粽箬，一不小心还“面瘫”。谁稀罕你的“纯糯米”呢？主事者你这不是吃力不讨好、“多此一举”吗？

聊罢餐桌话新茗。朋友拿出明前的“四川蒙顶”，频频洗茶。我说，慢！世风所及，君亦不免。想和你探讨一下，“头潜茶必弃”是否也是“多此一举”？

朋友愕然。“头潜必洗”乃南北通例，有问题吗？他问。可以洗掉灰尘和残留农药嘛？

你也不盲目从众了？我说。且不说高品质茶叶都严控了“农残”，须知新茶的“鲜、香”就妙在头一泡！可惜被你们一倒了之！

再说了，就是普通绿茶，叶表的灰尘也是微米到肉眼看不见的纳米级、微克级，对人体能有什么危害？退一步说，即便有农残，也已渗入茶之腴理，你应该买更好的茶叶才是，岂是一潜沸水所能洗掉的？难不成还手工搓洗？

朋友低头一想，拊掌大笑：果然，焚琴煮鹤，大煞风景；洗涤新茶，多此一举！



春水向东 (纸本水墨) 洪健

去年五月，我陪父母去了趟新疆。说实话，出发前我心里满是忐忑。因为父母都老了。父亲已是八十六岁高龄，母亲也年近八十，虽说二老身子骨还算硬朗，可毕竟年岁不饶人，长途跋涉、辗转奔波，我总怕他们体力吃不消。但父亲念叨着想去看看天山，母亲也一同向往，我便不再犹豫，陪着他们踏上了这场远行。

抵达阿克塔斯草原的那个下午，初夏的新绿绵延起伏，一直铺到天边。我们沿着牧民踩出的小径缓步前行，青草没过脚踝，各色野花星星点点散落其间，风一吹，整片草原都跟着轻轻摇曳。我望见谷底蜿蜒着一条溪流，光影在山坡上缓缓流转，心里忽然一动，对父亲说：“爸，我们下去坐坐吧？”

话一出口我便有些悔意。下坡尚且轻松，可返程是一段上坡，我不知道八十六岁的他，还能不能撑得住。

父亲只望向山谷，干脆地吐出一个字：“走。”我紧紧跟在他身后，目光始终落在他的脚步上。草地松软，草叶也深，他走得不快，却一步一步稳

当扎实，不慌不忙。

约莫二十分钟，我们终于下到谷底，寻了一块平坦的草地坐下。阳光暖融融地裹在身上，风从山谷深处吹来，带着青草与泥土的清润气息，远处有雄鹰在天际盘旋。父亲掏出手机，蹲下身，对着野花认真对焦、拍摄，专注得像个孩子。

就这样，我俩停驻于此，听风声，望远山，看野花在风里轻轻摇曳。

## 八十六岁的远游

王路

晃。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。时间仿佛在此刻静止，却又从未如此真切、温柔地流淌。

“你刚才差点坐到一坨牛粪上。”父亲忽然开口。

我低头一看，身旁不远处，果真有一坨早已风干的牛粪。

“臭不臭？”我故意逗他。

父亲弯腰凑近仔细瞧了瞧，还认真闻了闻，一本正经地回道：“不臭。”

话音刚落他便笑了，阳光落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，纹路都一一舒展，纯粹又明亮，像个无忧无虑的少年。

上坡返程时，我依旧走在父亲身后，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在风里轻

轻飘动。步子依旧沉稳，不急不缓。恍惚间想起小时候，也是这样温和的午后，他骑车接我放学，我坐在后座，仰着头看他高大的背影。那时他像一座巍峨的山，如今我仍跟在他身后，山依旧在，只是山头，悄然落满了皑皑白雪。

回到车边，母亲笑着问：“你们俩在下面待这么久，都干什么呢？”父亲淡淡一笑：“看山，听风。”

回程路上，父亲靠在座椅上沉沉睡去。我悄悄调高空调温度，把毯子轻轻盖在他身上。

窗外是连绵不绝的天山，夕阳把峰顶染成一片耀眼的金。我忽然在想，衰老究竟是什么？衰老是渐渐慢下来的脚步，是悄然爬上鬓角的白发，是深深刻在脸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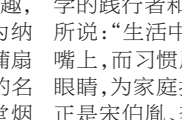
的皱纹；但衰老还是：依然愿意一步步走进山谷深处，蹲下身认真对焦一朵野花；是凑近风干的牛粪，一本正经地说“不臭”，再迎着风开怀大笑；是能在山野间安安静静坐够半晌，而那一声笑，被风托起，飘得很远，很远。

## 十日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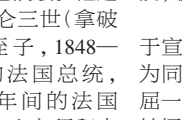
半循节律安

时序，半任性情自在行，半半安好，岁月从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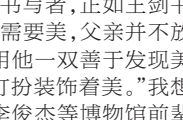
抗老生活 责编：吴南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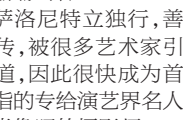
王安坚



王安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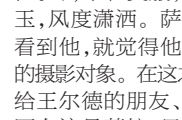
王安坚



王安坚



王安坚



王安坚